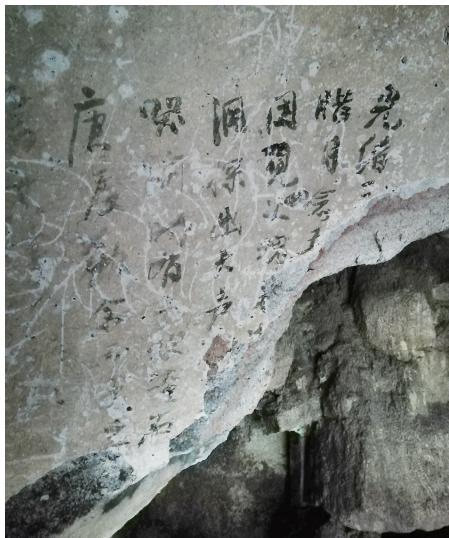


晋阳拾零

刘翁手迹现石洞

文/图 李海清



晚清举人，晋阳名士刘大鹏老先生的手迹，在晋祠悬瓮山石洞被发现。

十年前的某个秋日，我们几位晋阳历史文化爱好者，进入晋祠北侧的明仙峪，探访闻名的悬瓮山石窟，山路曲折，到了一个仰望皆是累累巨石的山头下，拨开灌木从艰难地爬上一个大山坡，找到了石窟。石窟分上下两层，上层是两个面南的唐窟，下层是一个面西的北齐窟。各窟都凿有佛像，大都被盗凿，惨不忍睹。

就在北齐窟的左下方，有一孔石券窑洞，洞门外乱堆着从山崖崩塌落下的大石头，我们摸着大石头，小心地从缝隙进入石洞，洞里是用白灰泥抹的墙壁，一眼便看到对面墙皮上有一些竖写的毛笔字，我因为刚写完《刘大鹏传》，也见过刘翁的亲笔字迹，仔细查看墙上的字，基本可以认定是刘翁手迹。可惜的是，白灰泥墙皮缺了一块，再加上年代久远，字迹也不太清楚，只看清了一些断断续续的内容：

“光绪三……腊月念五……因觅父魂……洞深出大声……哭逾时有一牧童石庚辰劝余……之。”

也有一些地方文史爱好者曾进入石洞辨认字迹，肯定了是刘翁手迹。那么，洞壁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写在石洞里？

刘翁家乡赤桥古村有一批文史研究者，其中还有刘翁后人，他们研究地方历史文化，因为掌握的资料多，当然也要对刘翁进行深入研究。他们认为要解读这段话，只能从刘翁的日记中寻找。

刘翁一生笔耕不辍，著作等身。从清光绪十七年(1891)至民国三十一年(1942)，直到他去世的前五天。记了半个世纪的日记，

其内容包罗万象，上到国家大事，下到乡村琐碎。税赋杂役、春种秋收、风雨阴晴、民风民俗、家长里短等一一如实记录，是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社会生态的第一手资料，一共有200余册，皇皇五六百万字，集成《退想斋日记》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解读石洞题字该从何处着手呢？他们从手迹的蛛丝马迹中，找到了一个时间节点：手迹中的“三”字后字迹脱落，但绝不可能是光绪三年(1877)，那年刘翁21岁，正在私塾读书，还没有开始记日记。就此，可以认定是在光绪三十年之后。而“觅父魂”说明刘翁的父亲已去世，其父刘明先生是于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初冬去世的。而“念”即“廿”。这样，就把题字时间，锁定在了光绪三十三年腊月二十五。

刘翁的《退想斋日记》1990年就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，但那是删节本，只有48万字，不及原稿的十分之一，可惜这天的日记没有收录。但原稿早已由省图书馆珍藏，成为镇馆之宝。赤桥村的同志们来到省图，因为日记所用纸张质量不高，加上年长日久已经发黄变脆，为保护起见，人的手不能接触原稿，只能通过投影进行拍照。他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把《退想斋日记》原稿全部拍摄下来。回来整理也颇费工夫，可喜的是，他们终于从500兆散乱的影像资料里，找到了这天的日记。

日记中记述，这天刘翁独自一人进山来到石洞：“……恸至则哭，哭则大号。先母亡时不敢如此，恐伤我父之心。今遭外艰，无所顾忌，任情哀啼，无论昼夜高声大哭，以尽哀恸之情而已……早餐后入明仙峪，日落归下，雨雪一阵……”此则日记后，附有数首诗：“悬瓮山中我独游，无人解我抱深忧。牧童石姓偶来此，看我如狂笑不休。”“如痴如醉又如狂，昏昏哀号痛父亡。悬瓮山中寻觅遍，依峰俯势大悲伤。”于是，石洞题字真相大白：刘翁的母亲是光绪二十九年(1903)春夏之交去世的。刘翁是大孝之人，一生尊崇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古训，母亲去世他虽然伤心欲绝，但因为有父亲健在，不敢放声痛哭，怕父亲伤心，悲痛一直憋在心里不能释放。1907年的初冬，其父亲去世了，他也就无所顾忌，独自来到此洞捶胸顿足大放悲声，尽情宣泄了一场。在附近牧羊的年轻人石庚辰闻声而来，看刘翁如醉如狂的样子，先觉得好笑，后来就对他劝慰了一番。直到日落之时，天上下起了雪花，“霏霏白雪将遮径”，刘翁才下山回家。

近日，我又同几位朋友再次来到石洞，见洞前的巨石和洞里的碎石垃圾已清理干净，洞口中间打了一根木柱，采取了一点保护措施。刘翁手迹依然，但比上次来时墙皮又有点糟损，希望加大力度保护这难得的文物古迹。

旧时，阳曲县人家的灶火，大体可分为两类。一类是柴火灶，顾名思义，它的燃料是柴火，阳曲县人叫它“烧锅子”。冬天，这种灶火家家户户都在使用，因为它一举两得，可以做饭，还可以暖炕。

另一类是煤火灶，燃料当然是煤。阳曲县人烧煤都是煤面儿，就是煤面儿加烧土加水，和成泥来烧，这个“泥”字，是阳曲县人对烧火泥的一种专用名词。如：“没泥咧，快和上一圪堆泥来。”这种泥很好烧，比如要做饭啦，先用火柱把火捅开，把锅坐上，稍过几分钟火苗即蹿起，就可炒菜、做饭了。但是想让火苗继续旺盛就不能添泥，就要添泥糕了，泥糕就是晾干的泥。这种煤火灶又分两种，一种是夏天在厨房里用的高炉台的，叫火炉(lòu)。另一种是冬天在家里暖家用的低炉台，叫地火。因农村买煤困难，舍不得用煤做饭，所以做饭都是用烧锅子。地火的结构是火台、火堂、炉条搭成的炉箅子，最上面是散热的铁火圈，还有在地面下盛放灰渣的圪斗(dòu)，圪斗上面是木板盖子。地火也有做饭的功能，只是一般不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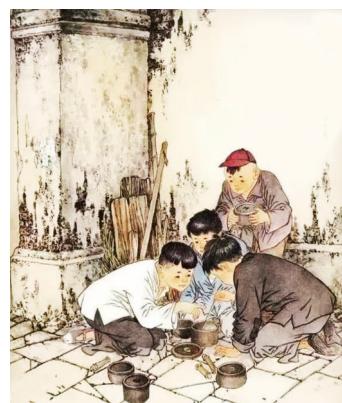
不管是火炉还是地火，炉面都是用砖砌成的，家庭妇女每天都要用抹布擦拭几遍，擦得锃明瓦亮。

故乡风物
阳曲县人家的灶火
郭明亮

周卷忆回

逮蟋蟀

彭庆东



逮蟋蟀，是男孩秋天里最爱玩的一种游戏。蟋蟀，有的地方叫“黑驴儿”“将军虫”“斗虫”等，老太原人叫“蛐蛐”。俗话说：“秋天到，蛐蛐叫。”儿时立秋之后，住在老太原西北城墙根附近的男孩子们都要去龙潭公园(原为太原动物园)西北的城墙洞里逮蟋蟀。

蟋蟀生活在杂草丛生的地方，要逮蟋蟀就得在杂草丛中去搜寻。如果它钻进城墙洞里，就找一根草尖尖撩拨；再不出来，就用水慢慢地往洞里灌，这时“水漫金山”，蟋蟀无法藏身，就会猛地跳出，孩子们就赶紧追逮。先是两手侧掌紧贴地皮回拢，慢慢地缩小它的活动范围，迫使它进入空拳内，逮到后再小心地将它放入破瓷茶缸里。

有时，孩子们用水灌过蟋蟀洞

后，蟋蟀浑身湿漉漉的，狼狈地从洞里钻出来，跳到地面后，先摇摇晃晃地两根长长的灰褐色触须，再翘翘屁股上的两根刺，最后抖抖沾在身上的水珠，累得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。这时孩子们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把它生擒了。

孩子们并非见蟋蟀就逮，他们要的是银牙如刀、“穿着”一身黑色的“盔甲”，犹如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，有的肚白如霜，黑足金翅，看上去就健壮有力。不过，逮蟋蟀也有危险，有时孩子们在城墙洞里发现蟋蟀时，等不及用水灌，直接用手伸进洞里就掏，结果被洞口的“钱串子”(蜈蚣)给咬了，手指头瞬间红肿起来。到医院经过消毒、敷药，一个多星期才能好起来。但如果换来的代价是逮住一只上等的蟋蟀，而且又在比斗中大获全胜，那手指头的伤痛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逮蟋蟀也要细心，草丛中的昆虫五花八门，逮到好品种的蟋蟀，回家都要想办法把它养起来，让它安全过冬，需要模仿蟋蟀野外的生长模式来给它安个窝，窝要安静、避光、通风，窝里还要垫上干草，每日用青草、菜叶和清水精心饲养，不过再怎么侍弄，一到十月月中旬，天气转凉，很多蟋蟀适应不了严寒气候便死了。这对孩子们来说，无疑是件伤心的事情。那个时候，若是蟋蟀窜进家里，人们普遍认为是件好事，因为小动物也有灵性，遇到危险会主动躲开，而蟋蟀进屋说明家里的风水好，寓意大吉大利。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人物

之后又找了一家叫丰盈美工部的店制作镂空模具，随后又和嘉华印业公司说妥了价位。杨河芬觉得能行，不过一听要去天镇最靠边的村子去做，这家公司就不乐意去。等杨河芬说这是给扶贫村做时，这家公司忽然又愿意去了。公司的老板说：“扶贫是好事，人家别人还捐款捐物呢，咱们无非是多跑个二百里路，多费点油，多加点成本，少挣点钱。”杨河芬过意不去，说你们派人过去就行，就坐我的车，我再联系一辆拉料车。说完就联系自己的一位在铁路上班的朋友闫大哥。他家有辆皮卡，可以拉涂料和架子。他这位朋友说：“兄弟的事，没问题，只要不是上班时间，随时都能去。”

设计式样做出后，杨河芬叫上在铁路上班的

关于标语的内容，之前杨河芬很费了一番思考，一会儿查阅纸质文件资料，一会儿上网查阅资料。最后，他紧扣党的方针政策，确定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个关键词；紧扣许家窑村的实际情况，确定了“敬老尊贤崇文尚德”“以学为美以德为美以孝为美以善为美”“树意识学知识长见识”。

这几条标语内容和LOGO的设计让杨河芬熬了好几天，不过这番功夫下得让他觉得很高兴，他甚至有些得意洋洋，想不到我老杨还有这么一把刷子，居然还会设计！这可是以前从来没做过、从来都不承想过的事！

设计式样做出后，杨河芬叫上在铁路上班的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46

蒋蒋

京昀

著



《为了母亲的
微笑》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9

王宏伟

编著

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1947年，李郁文从哈尔滨考入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，之后又考入军大政治部宣传队，开始了他的部队文艺生活。战争年代的部队文艺工作者，要求做到“一专、三会、八能”，可谓十八般武艺，样样得通，件件顺手。在宣传队里，除专职二胡、京胡、长号，有时也在剧中客串角色。因为

他酷爱文艺创作，曾写下大量文艺作品，由此进入原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。离休前是哈尔滨歌剧院的剧、词作家。他对歌剧深有研究，发表了诸多相关论著，在职时经常担任各种活动评委。他创作的歌词，不少作品都获过国家级大奖。

很多年后，李郁文先生谈起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多次谦逊地说：这首歌，不应归功于个人，创作人员不过是一个代言者。应该属于那个时代，属于人民群众，歌词是人民群众心里要想的事、嘴上要说的话。他本人只不过是代表百姓捕捉到了人们那种朴素的感情火花而已。当时，这支歌并没有让词作者个人得到什么利益，反而带给他不少烦恼。

歌词写完后，哈尔滨歌剧院作曲家荣乃林将其谱成了一首合唱歌曲。与此同时，剧院演员队队长王双印也将其谱成了独唱歌曲，并由他本人在演出时首唱。首场演出是在哈尔滨市文化宫进行，没想到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。不久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崔庸健委员长来华访问，周恩来总理陪同赴哈尔滨考察。为迎接国际友人和国家领导人的到来，特意筹备了迎宾晚会。

在晚会上，王双印演唱了这首歌曲，明快的节奏和对仗工整的歌词把观众深深吸引住了，周总理还和着节奏打起了节拍，并在王双印唱到高潮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文艺